

时间深处的爱

刘江



中国妇女出版社

目 录

序.....张志民

多思的年华（9首）

| | |
|---------|----|
| 春天的信 | 7 |
| 天空，属于谁 | 8 |
| 野鸽子 | 10 |
| 流动 | 12 |
| 三十岁·航线 | 13 |
| 路口 | 14 |
| 秋思 | 16 |
| 秋天的迁徙 | 18 |
| 祖国，我是你的 | 20 |

建设的旋律（13首）

| | |
|-------------|----|
| 黄昏，一个孩子跑向地头 | 23 |
| 我们，男子汉 | 25 |
| 在井下，我画了一轮太阳 | 27 |
| 巷道里 | 29 |
| 我从井下升到地面 | 30 |
| 阳光浴 | 33 |
| 女大学生和一群黑哥们 | 35 |

| | |
|----------|----|
| 炊烟，在这里升起 | 37 |
| 绘图员 | 38 |
| 美的追求（三首） | 39 |
| 照相的小伙 | 39 |
| 绣花的姑娘 | 40 |
| 裁衣的青年 | 41 |
| 钢窗工人的畅想 | 42 |

复归的恋情（18首）

| | |
|-------------|----|
| 你的名字 | 45 |
| 带电的目光 | 47 |
| 真想 | 49 |
| 回答 | 50 |
| 迎春花下 | 52 |
| 初吻 | 53 |
| 对话 | 54 |
| 遥远的声音 | 56 |
| 思念 | 58 |
| 风雨衣 | 59 |
| 占线 | 61 |
| 看见你·想起你·忘掉你 | 63 |
| 落雨的杭城（三首） | 68 |
| 寄杭城 | 68 |
| 相信感觉 | 69 |

| | |
|--------------------|----|
| 雨路上 | 70 |
| 赠人 | 72 |
| 深层的感觉 (27首) | |
| 世象 (组诗) | 73 |
| 另一只眼 | 73 |
| 半站地 | 75 |
| 月全食 | 76 |
| 佛舍利 | 77 |
| 不是箴言 | 79 |
| 小巷故事 | 81 |
| 花椒树 | 82 |
| 地平线 | 83 |
| 静止的鹰 | 86 |
| 在海边 | 87 |
| 耳语 | 88 |
| 不动感情的小站 | 90 |
| 人生舞台 (四首) | 92 |
| 舞台和我 | 92 |
| 舞台追光 | 93 |
| 落幕的一瞬 | 94 |
| 音乐会后 | 95 |
| 雨夜 | 96 |
| 冰的图解 | 97 |

| | |
|----------|-----|
| 美丽的构思 | 99 |
| 掬一捧月色给你 | 100 |
| 片刻的凝思 | 102 |
| 月蚀·河灯及其它 | 104 |
| 小诗三首 | 107 |

起伏的云帆（36首）

| | |
|-----------|-----|
| 长城 | 109 |
| 长江之恋 | 110 |
| 黄河之母和她的孩子 | 112 |
| 张家界三题 | 114 |
| 闺门写怀 | 114 |
| 天桥遐思 | 115 |
| 鸳鸯藤 | 116 |
| 避暑山庄（四首） | 117 |
| 题烟雨楼 | 117 |
| 题沧浪屿 | 118 |
| 观莲所观莲 | 118 |
| 过水心榭 | 119 |
| 北戴河石趣（三首） | 120 |
| 对语石 | 120 |
| 骆驼石 | 120 |
| 老虎石 | 121 |
| 戒台松二咏 | 122 |

| | |
|-----------|-----|
| 卧龙松 | 122 |
| 活动松 | 122 |
| 北京大观园（五首） | 123 |
| 曲径通幽处 | 123 |
| 顾恩思义殿 | 123 |
| 沁芳亭 | 124 |
| 怡红院 | 125 |
| 潇湘馆 | 126 |
| 厦门之什（二首） | 127 |
| 鼓浪屿的风 | 127 |
| 鳌园 | 128 |
| 孔子家乡（四首） | 130 |
| 尼山夫子洞 | 130 |
| 杏坛 | 131 |
| 鲁壁 | 132 |
| 孔子观川处 | 133 |
| 萍踪戏笔（四首） | 134 |
| 华容道 | 134 |
| 华清池 | 135 |
| 枫桥 | 136 |
| 黄叶村 | 137 |
| 后记 | 139 |

序

张志民

由于同乡的缘故，十多年前，我和刘江便有过书信往来，知道他在自己的家乡——京西山区大台中学教书，爱好诗歌，常常寄来一些小诗，要我谈谈意见。

应该说，他那时的作品，还属于一般文学青年的初期创作，留给我的印象已十分淡漠了，但有两点，是难以忘记的。

一是作者对诗歌创作的执著精神，令人钦佩！当时，刘江的诗稿虽不断收到，但我都难以给这些未“及笄”的少女们找到婆家，发表的机会很少，常常是怎样寄来，又怎样寄回，不过，作者从不气馁，一直坚持写了下来，而且越写越好，这较之某些自认为自己是“骏骑”，跑过两圈之后，便因寻不到“伯乐”而丧失信念者，要坚强得多了。我欣赏他坚持不懈的努力！

二是刘江的名字，常使我和“大台”这个地名联系在一起，大台是我的故

乡，也是刘江的故乡。我们同出生在那片贫瘠的山区，同饮过那里的河水，同走过那里的羊肠小路，所不同的只是我比他多记得一个时代，对那个时代的矿区儿女们，我在一首小诗中曾这样写过：他们都是“光着身子”出生在这里的山坡上，又“光着身子”埋葬在这里的山脚下……

听刘江说，他父亲和爷爷都是和窑灯打了一生交道的煤矿工人，刘江的命运，与父辈们相比，自然已是大大不同了。尽管他的人生之路，也并非完全适意，但毕竟有了读书的机会，而且还念了师范，当了老师，近几年调至《中国旅游报》作编辑、记者工作，使他更有志于扣响文学之门。我为家乡的一代新人而高兴，希望在那块蕴藏着深厚煤层的土地上，发出无愧于时代的闪光。

最近，刘江拿来他即将出版的诗集《时间深处的爱》，要我写几句话，老乡对老乡，可说的话自然很多，这里，还是就诗论诗吧！

这是作者的第一部诗集。是他十年耕耘的第一季收获，是标志他文学之路的一个起点。“起点”的质地，对任何事业都是

举足轻重的。第一步踏得不牢靠，第二步就难以前行。读过他本集所收的诗作，我认为刘江的第一步，走得是很扎实的。

因为职业的关系，我常常能接到一些青年作者的第一本处女作，许多作品令人欣喜。感到当今真是个人材辈出的时代。但也有一些创作态度不甚认真，把写诗作为儿戏的人。发表过几首诗便草草成集，书虽然出版了，可读的诗却了了无几，这种轻率的做法，既无益于读者，也无益于作者本人。刘江的态度，是与此恰恰相反的，他写了十多年，发表了数百首诗，才编选第一本诗集，作品选得很认真，大多具有相当水平，这是一本尺度严谨，作品整齐，不充数、不掺假的集子。

刘江的诗大多出于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很少有摸不到边际的含混笔墨，风格是明快的，但也并非是一览无余，他很善于使用抒情之笔，把一首首小诗都写得很隽永。如集内的《天空，属于谁》、《野鸽子》、《女大学生和一群黑哥们》、《冰的图解》、《长城》等等，都属于这样的好诗。

在这里，我想多说几句的是，刘江对语言和文字的认真态度，是很值得提及

的。这些年来，一方面是诗歌创作很繁荣，而另一方面则是诗歌形式很杂乱，怎么写的都有，有的，把诗句排列成一种图案，有的，把诗写成种种谜语，总之是玩弄文字游戏。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实在是徒劳的，因为它已不属于诗的范畴。除此，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诗对文字和语言的使用，着实太草率了，有些是文字混乱，有的是句法不通，有的则是完全脱离了我们民族的语言习惯，成为蹩脚翻译所出的洋相，而刘江的诗中，却丝毫找不到这种痕迹，不知是否因为他长期从事语文教学工作，对语言文字的使用，非常规矩，每首小诗，都写得很干净。这里，我举一个小小的诗例：《华清池》

都说这里的水好

只因贵妃娘娘

曾在这里洗澡

可洗着洗着

“天”就变了，就象一只

发情的猫

直到“辗转娥眉马前死”

唐玄宗好不伤心
——却忘了害臊

浅浅的一池清水
泡烂了一个王朝!

这首诗不仅写得很俏皮、很深刻，在语言上也是很讲究的。作者没有卖弄什么高深的学识，也没有使用什么时髦的现代语汇。几句常用的普通话，表达了一个不小的主题。从这首小诗，可见作者在文字上的功夫，我很希望他发扬这一点。

刘江的路还长，我的话也不应说得太多，只愿他以山里人的勤劳、坚韧、诚实，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下去，借用一句歌德的话：如果是玫瑰，它总会开花的。

1990年4月



春天的信

当春意，徐徐地在柳枝上萌发
解冻的冰水，便开始兴高采烈地喧哗
湛蓝的苏醒的晴空
被云的温存悄悄装点
小鸟们时隐时现的欢鸣
也在被意念缩小了的时空容纳

昨天与今天悄然贴近了
遥远，消失于院中那一片经霜的花
呵，在这令人销魂的季节
横绝岁月之河的信
只在行行大雁的翅膀上邮发

谁也无法阻逆的这些信
在春天，在春天的温馨里到达

——
——

——
——

天空，属于谁

拥有天空的人是幸运的
天空，属于谁？

属于纷纷扬扬的柳絮
一阵小风，便可以凌空而飞？

属于轻轻飘飘的气球
绚丽多彩，可与白云媲美？

属于扶摇直上的风筝
只须一线相牵，任意东南西北？

属于流霞、晓雾、缤纷的焰火
借助日光月色，在空茫中熠熠生辉？

呵，不，天空不属于它们
浩渺天宇的拥有者，岂能是无翅之辈！

天空属于雄鹰、属于雁阵
它们飞翔的身姿，才是天空的快慰！

那不畏风霜雨雪的翅膀
才能显示驾驭长空的神威!

呵，天空，属于谁，
逆风的时候，谁在展翅高飞！

野鸽子

飞临城市。堆积的方盒子
如一个散乱的棋盘
带电的甲虫穿针引线
将拥挤忽而捏扁、忽而揉圆
——该在哪个檐角上栖落呢
我久久地在所有的屋顶上
悠悠盘旋

我品味
笼罩于整个城市上空的炊烟
谛听门与门的对话
墙与墙的恳谈
以及十字路口上
红绿两种颜色的灯
以某工程某会议某场演出某次相聚
为背景的胜负难分的论辩

繁华的都市 喧嚣和紧张
将每一个日子挤满
多么需要一点山野的气息

如绿地、草坪，如林带、花园
于是我欣然飞来
以我野性的声音

呼唤和谐
中和噪乱
而我绝不戴上那只人为的嘴子
否则，失去我自己
如同那些聚散起落的同类们
也便失去了
这个都市所需要的思想，以及语言

我渴望的已经到了，但真
是那样的一去不回，我已是一只不懂
归巢的鸟，翅膀的风，渐次褪白，
星散落在夜幕的波浪

可悲的是，我已不再，翅膀退化
连沾染过一个渺小界，我已是一只微重的鸟
你那离别的步，已断了翅膀的
……断着翅膀的微重，我已失去